

元宵纪事

文澜江畔“唱吉”

■ 张华

年味尚留余香,元宵节的韵味又闻到了。横穿临高县城的“母亲河”文澜江畔广袤大地上,处处都沉浸在元宵有酒有诗有戏有韵味的气氛之中。

今年的元宵节,严严实实地裹满了喜庆,金猪那张憨笑的肥脸,正好与家乡的一道美食“撞脸”了,那就是遐迩闻名的烤乳猪。这时年还没有走远,年味还在,互相拜年、友人相邀、家庭聚会,哪能没有那道烤乳猪的菜呢。黄灿灿的烤皮,流油的烤肉,码在一个大盘子里,看着就口水欲滴。外地务工和求学回来过节的乡人,侨居海外“回家过年”的游子,从内地来临高过年的几万“候鸟”,在家乡元宵节里吃的每一顿饭,几乎都少不了烤乳猪这道特色荤肴的。味蕾的记性是顽固的,上了年纪的游子,如能得以回乡,口中所念叨的总是烤乳猪,那是他们最释怀的少年记忆之食,正是:少小离时一道菜,再见已是家山远。

黄金之美,在春天。元宵来临之际,文澜江边听涛声,别有一番风味。

江两岸之天地仿佛被满满的春色染绿了,到处弥漫着清新。河醒了,花开了,树木吐蕊,鸟儿啾啾,冬眠的虫儿蠢蠢欲动,仿佛转眼间,又迎来新春时节,那是惊蛰的生命正在全面苏醒。

看山看水看乡村。守望土地的老农,清晨抽一支香烟,喝一碗热粥,又开始谋划如何趁春、赶春,春播春种。

临高是中国诗词艺术之乡。由一批老干部组成的县诗词协会,在迎元宵日子里,他们串联起全县一千多个诗词业余爱好者,活跃于田间地头、古城陋巷之中,或采风,或吟对,其画面、情感,韵意盎然。

华灯初上的时刻,一些公众场所就出现了民间艺术演出的“勾栏瓦舍”。来自渔区的渔歌表演队,唱着歌颂新时代的“哩哩美”,风情满满迎元宵。舞龙舞狮队,随着锣鼓阵阵,上下舞龙走狮,从街头舞至街尾,颇为热闹。八音队的演员全是青一色少年,一边敲碗打钹,一边蹦跳着八音舞。

最具韵味的是临高人偶戏表演,这是家乡每年元宵节的保留节目。演出场所就设在文澜江边的孔庙前,那是一块神圣的地方,人们的愿望是“人神同乐”。演出的一般都是喜庆类剧目,如《一门三进士》等,故事中总少不了才子佳人,及第登科,回馈感恩,传扬传统道德,自然吸引不少市民拥挤着伸着脖子观看。乡村的戏台一般都正对着庙堂,或演人偶戏,或演临剧,全由村民指定。县文体部门送戏下乡,剧目也要经过村民挑选,但都是弘扬正能量。演出结束那一晚,都会安排有“唱吉”,即戏班拿了戏金外的赏钱,现编现唱一阵子祈祷、送福、讴歌等内容。“唱吉”唱的都是美好的祝愿,一句一句地叠加,十分煽情。☞

农历正月十五日,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令——元宵节。千年以来,这个节日以热烈的观灯、赏月、燃灯放焰、喜猜灯谜、共吃元宵等传统民俗表演延续着春节的喜庆。而那些满腹经纶的文人墨客,自古以来,对元宵节总是格外青睐和眷恋。那些藏在古诗词中的绝美意象,惊艳了时光,也熨贴着我们的心灵。再过两天,又是新一年的元宵节,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作家,以他们或清新或沉稳的笔调,著写了各自与元宵的渊源。读一读那些文里的修辞,也许会让你在赏花灯时,得到更多的安然与欢喜。——编者

二姐的元宵

■ 李焕才

初一是大年,十五是小年,过了大年过小年。过了元宵,才算过完了年。

早上起来,二姐就去弄蒸年糕、煮汤圆的糯米粉。许多人图省事,干脆到镇上的超市买年糕、买汤圆。二姑娘说,买啥,动手弄才有年味哩!以前弄糯米粉很费事的,要提前一天准备。先把糯米泡浸软了,然后倒进那个大石臼里使劲舂,来来回回全身骨头都晃松散了,才舂出一小箩筐。今天二姐提着糯米去村头,交给那碾米机,嘎嘎一会,都变成盐巴一样洁白的糯米粉了。回家来,二姐便和嫂子一块蒸年糕。蒸好年糕,嫂子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。二姐的事也算忙完了。杀鸡杀鸭、买鱼买肉就让娘去忙,汤圆就等大姐带孩子回娘家来了,让她煮。

二姐要到镇上去逛。买辆电动单车后,二姐三天两头就上镇去,那几条街,那些商店货铺看了无数遍,没啥新鲜了,可还得去逛。今天镇上一定热闹地迎龙、舞狮、打腰鼓,放很多炮仗。不过这也没啥看头,闹哄哄的。其实二姐就是要来凑这个热闹。这天周边村庄的青年男女都到镇上来逛,大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,这就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。

二姐和几个姐妹勇敢地穿那粉红色短裙到镇上来。一直到下午,二姐才回村。大姐在家里把汤圆煮好了。今年的汤圆特别好吃。大姐很会和汤圆,均匀清亮有韧性,却不粘不腻,刮一把黑条糖粉末掺进去,柔软滑润又

清甜。喜滋滋的二姐吃了一大碗。吃了汤圆,二姐又盘算晚上的事情。过元宵节,关键在晚上呢。其实她已经想好了,今晚不去中和镇看人家烧花塔,不去新州镇看人家放烟花,也不到那大市区去看花灯。那些地方人很多,很热闹,可都是人家的热闹,自己只是个看客。她不愿意做个局外人,自己也要弄出热闹来,热闹给人家看。

日头还有丈把高,二姐就和姐妹们一起到村旁那坡地来。村里的年轻人扎一个好好的天灯,搁在一片草地上。男男女女欢喜地围坐在天灯周边,只等天色抹黑了,就让天灯载着大家的喜悦升空。放天灯兆头好,预示一年的日子红红火火,又步步高升。年轻人性急,日头刚下地,夕霞还没收尽余辉,天灯就按捺不住升起了,拖着一长串炮仗,还有花炮,噼里啪啦响着,火光随着霞光飞扬。热闹的气氛随之点燃,年轻人在草地上欢呼雀跃。就在这时,天灯争先恐后纷纷从周边村庄飞起,星星点点的火光游动在天幕上,很像早春黛色的山野里,从寒风中冒出来的朵朵鲜花。

那颗大月亮迫不及待地东边那山头跃起,红红的,山坡都染成了绯红色。周边村的青年男女都踏着月色集中到山坡来。月光中,大家都很兴奋。二姐喊,调声啊!男青年们肩并肩站成一排,姑娘们马上身挨着身列成一行,面对面,小手指勾住小手指,唱了起来,

舞了起来。男的一摇一晃动作粗犷热烈像狂风逐浪,歌声奔放激越如群马奔腾激荡人心。女的动作轻盈婀娜如春风抚柳枝,歌声婉转清雅似春莺夜啼柔和悦耳动人心旌。男的歌罢,女的接唱,你我来我往,水应山和。

山坡成了调声场,也变成了歌的海洋。穿着盛装的青年男女东一排西一队,在月光下尽情挥洒他们的快乐。二姐和她的姐妹们穿青一色的黑西装裙,在白晃晃的月光中特别醒目,她们扭动着腰肢唱:

风吹月亮下山坡,
照亮妹,
照亮哥,
哥哥妹妹唱山歌。
哥牵手,
邀东坡;
妹牵手,
邀嫦娥。
青山来伴唱,
绿水也来和;
青山得意飞春色,
多情绿水荡银波。
山歌唱醉千年月,
千年月亮千年歌。☞

装春

■ 赵承宁

海南西部的东方市历史悠久,自古多奇风异俗。就以元宵节来说,东方各族人民闹元宵沿袭着久远的传统习俗。东方不同区域、不同语种的人群,闹元宵的习俗形式却五花八门、丰富多彩。

东方境内讲军话方言的人群称元宵节为上元节,民间多叫作花灯节。每逢农历正月十五这天,军话方言的村庄,村里村外的树上吊挂着五彩缤纷的花灯,家家户户户张灯结彩。天刚朦朦胧亮,女人在家里用艾叶包红糖掺和糯米的粽子或甜糕,凡是与艾叶有关的甜品都称为艾粿。军话人制作艾粿是一定要用红糖的,用红糖表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、甜甜蜜蜜;男人则到村口迎花灯回自家,家家户户都装饰一种灯火满堂的气氛。他们用花灯祈福子子孙孙、香火不断、薪火相传。军话人制作的花灯十分讲究,少不了鲤鱼、龙门、稻穗、玉米等各种图案,表示他们对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和望子成才的念想。到了中午时分,嫁到外地的女子,通常都带上自己做的艾粿,夫妻双双返回娘家,表示对父母的感恩之情。军话人群有些村庄

闹元宵,一直延续到元月十六日中午。到了十六日上午九时许,村里开始组织“装春”活动。所谓装春,就是年轻女子和小孩,有的戴着老寿星的脸谱面具;有的戴着金童玉女的脸谱面具;有的戴着表示生肖宠物的脸谱面具或一些滑稽的人物脸谱面具,跟在灯车和舞龙人的后面,附和着有节奏感的锣鼓声、箫声,一边游行、拱手贺喜,一边载歌载舞,欢庆全村开春大吉。一年一度的装春活动,让村庄呈现了一派春意盎然、喜气洋洋的气象。

我家居八所,曾经见识过几回军话人闹元宵的盛况,十分近似南宋词人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词中所描绘的: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……”的情景。

东方南北部沿海地区的感城、四更和新墩一带的汉族人过元宵,一大早都要吃甜食。这些甜食,有的是红糖煮糯米粥;有的是艾叶包的甜米粿;有的是汤丸、馄饨等甜食。墩头、港门等地渔村,还有游灯、赛龙舟的习俗。改革开放以后,年轻力壮的男人大多都外出打工或经商去了,赛龙舟这种习俗逐渐不

再多见。东方北部的农村老百姓,称元宵节为年仔,也叫小年。这一天,全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团圆,其隆重的程度不亚于春节。家家户户不管是富裕,还是生活过得拮据,都杀鸡或烤乳猪,祭拜祖先。全家人到齐后,先按辈分大小,轮流烧香拜祖,然后大家一起吃艾叶掺和米粉碾碎后制作的甜粿条汤,这种艾粉粿条几乎都是绿色的。

改革开放以前,东方的黎族同胞过元宵,多以食糯米饼、粽子和喝酒为主。族里的人聚在一起载歌载舞闹元宵,庆丰收,经常闹到通宵达旦。有的地方还请“道公”到村里祭拜天地,祈祷村子平安、风调雨顺。近七、八年来,这种请“道公”祭祀的习俗已消失。现在东方的东河、江边、大田等乡镇的黎族同胞闹元宵,出现了一些新气象。大家聚在一起,除了喝酒、吃糯米品,还互相交流脱贫致富的收获和体会。☞